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父亲的砚台

□冯庆水

自幼喜欢书法的缘故，我对文房四宝情有独钟，特别喜欢收藏砚台。书房的多宝阁上收藏有近二十方各地名砚，有尼山砚、澄泥砚、徐公砚、红丝石砚，其中一方古色古香、墨迹斑驳的老砚台是我的挚爱。它的砚首刻有栩栩如生的二龙戏珠对称图案，质润泽细腻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方砚台，每当看到它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便会涌上心头。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家里世代务农，小时生活贫困，勉强达到温饱。兄妹四人中父亲年龄最小，除二大爷少年时学过中医算是有点文化以外，其他兄妹三人都没有上过学。但自记事起就常见到父亲农闲时读书写字，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是怎么识字的，他说从小受我二大爷的熏陶，常看二大爷用毛笔写字、抄书，每临春节时还跟着他赶年集卖春联，多年的耳濡目染便识了一些字并学会了写毛笔字。后来公社成立扫盲夜校，父亲速成学习一百天，读了一些书，又认识了千余字，因此父亲能识文断字，在那时也算是文化人了，大队安排他当了村里第九生产队的会计，负责记录队里的物资支出和账目往来。感受到识字带来的快乐与被尊重，父亲对文化便格外重视，我入小学后他对我学习要求非常严格，平时尽量少安排我参与家里的田间劳动，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学习。

关于这方砚台的来历，父亲说是邻居杜之君大爷临终前赠送的。杜大爷是从尼山黄土村搬迁到我村的外来户，年长父亲八岁。在我记忆中杜大爷是一位很慈祥和善又有些神秘的老人，听父亲说杜大爷小时候家境殷实有几十亩地，因此上过多年私塾，并且天资聪颖，悟性又高，尤其书法水平极高，他的楷书以颜体与欧体为基，融赵孟頫行书笔意，写得端庄大气、雍容华贵，又带有行书笔意而婉转流畅。更难得的是他老人家文学功底还很深厚，据说能把《四书五经》《唐诗宋词》《古文观止》等古文诗词倒背如流。后因1958年挖尼山水库，他随两个儿子搬迁到我们村，成了离我家很近的邻居。杜大爷与我父亲也因志同道合而结为至交，后来老人家过早离世，去世前把这方砚台赠送给了我的父亲，父亲也格外珍惜这方意义非凡的宝贝。

父亲受了二大爷和杜大爷的影响与指点，在书法上虽然没有经过系统规范的临帖训练，但自己多年练习与摸索，也能写一手点画遒美、颇具宋元风格的楷书。不管怎样，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，能认识几个字并会写字还是让人很尊敬的。父亲在本村乃至附近十里八村也算是

小有名气，平时不论谁家有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，或是大队小队里有书写的需要，只要人家打一声招呼，哪怕家里农活再忙，父亲也从未摆谱端架子，更没有说过拒绝之辞，拿上毛笔，挎包里背上这方砚台，去别人家一忙有时就是一整天。在我上小学前后，只要不影响我的学习时间，父亲便叫上我去当他的小书童，我不仅能帮父亲磨墨，观摩他写字，还能跟着吃上一顿香喷喷的有肉有馒头的好饭菜。



作者父亲用了40多年的砚台。

当然，父亲最忙的时候还是临近春节，每年还没进入腊月，有些邻居就送来红纸让父亲准备写春联。冬日的山村寒风呼啸，滴水成冰，冻得人手脚哆嗦，父亲便让母亲早生好炭火炉子，这样不仅屋里人暖和，写好的春联晾干也会更快些。父亲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取出砚台放在八仙桌上，擦拭上面的灰尘，用口中的热气哈一下砚池，再拿出墨块，唤我一声“三儿，起床给我磨墨了”，小孩子天冷恋被窝，直到父亲连哄加训几遍后，我才磨蹭着起来。父亲在我起床的工夫，把毛笔泡在温水里发笔，让笔尖柔软有弹性好聚拢；然后再准备裁纸的工作。裁纸不仅是技术活，更是磨炼性子的工夫活，所裁的对联数量要根据各家的门框数量多少来裁，每副对联的长短宽窄要根据门框门芯的大小来定；裁好纸后需要第二道程序，叠书写格子，要根据书写内容是七言、五言、四言等来进行折叠，格子大小需要心中有数，否则写出的对联章法就会不协调，影响美观，这不仅需要技术，更需要的是经验与耐心。

父亲一边准备以上工作程序，我也在一边开始了磨墨，因为这个时候写的对联多，边写边磨肯定会影响书写进度。到年关了不仅要尽快写完近百家的春联，还要忙活自家过年的杂务年货等，所以写春联也就成了很繁琐紧张的体力活。磨墨时间久了，我终于失去兴趣与耐心，就只求速度不讲质量，有时候磨得浓了或淡了，就会惹来身心疲惫

的父亲的训斥，有时我也想要性子不干，但终因害怕父亲大发雷霆而硬着头皮干下去。从腊月初开始，在空中时断时续传来的清脆的鞭炮声中，在我家早晚络绎不绝的人来人往中，我陪着父亲不分黑白地忙到大年三十中午，才顾及贴好自己家的春联。但每当这个时候，父亲把毛笔与砚台都已经清洗完毕放置了起来，不时还会有人进门道：“四叔，俺家还缺一幅猪圈的对联”“四大爷，俺家还缺一个福字”……父亲总是不厌其烦，放下酒杯顾不上吃饭便尽快写好，让邻居满意而回。有时候母亲也会抱怨：“还不如不会写字呢，自己家过个年都不肃静，明年过年谁家的都别写了。”但这些都是是一时的气话，母亲听到大年初一邻居拜年时说的感谢话还是很以父亲为豪，所以，年年亦复如此。

一年中更多时候，还是看到父亲在家一个人静静地练字或读书，这往往是平日里地里没有农活的闲暇之余，或者秋后上交完公粮，或者因繁杂家事心情不好。父亲常说写字可以入静，调节心情，消除杂念，排解烦恼。我最喜欢父亲因心情愉悦写字时的状态，有时他越写越上瘾越忘我，写至兴奋处，会大声招呼我过去帮他研墨，有时看我磨得不用心，他一改春节写春联时的不耐烦，和颜悦色地教育我说研墨如同做人——“人磨墨，墨磨人”，磨墨不仅要讲究轻重缓急，同时要做到姿势端正，保持墨块与砚池的垂直平正，始终要做到凝神静气，专心致志……伴随着墨块在砚池中“沙沙”地轻柔舞动，陋室中氤氲着淡淡的墨香，这香气弥漫在我童年时光的长河里，成为我儿时心中的美好记忆。

也就是从学习研磨的时候起，父亲教我学会了用毛笔写字，从执笔姿势到学习“永”字八法中的八个楷书基本笔画，我清楚地记得我练习完基本笔画“撇捺”后，父亲教我组合写一个“人”字时说：“‘人’字是由一撇一捺组合而成，看似简单，却蕴含丰富的人生道理，一撇代表了责任，一捺代表了担当，只有搭配好了，才可相互支撑，做到根基稳定。”并希望我以后做人也要堂堂正正，稳稳当当，学会相互扶持，相互帮助，这样人生之路才会行得稳，走得远。

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，他留给我的这方砚台虽不是价值连城，我却一直视为无价之宝，我常常端起砚台用手轻轻地摩挲，回忆起父亲对我言传身教的点滴及在那悠悠岁月里发生的事……

(本文作者为曲阜市息陬镇中心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，曲阜诗词学会秘书长，曲阜市作协、书协理事)

□仇士鹏

回家办事，看见隔壁楼的奶奶正在散步，我打了声招呼。刚想离开，她把我拦住了。

“你住哪里啊？”“我住那栋”，我指了指。奶奶并没有看，或者说我不知道她看没看。她的两只眼睛各自朝着两个方向，一只望着前方，一只斜斜地瞅着人，却又无法对接上别人的目光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在哪里上学？”奶奶问我时候，咧着嘴和善地笑着，却把掉了许多牙齿的嘴巴露了出来，仅剩的几颗牙齿微微向外弯着，仿佛也准备好了落叶归根。

她反应有点迟钝，等我回答完，竟又问了三遍同样的问题，脸上显出呆傻的表情。阿尔茨海默病？我不敢断言，只是突然觉得她困苦且无助。当眼睛、耳朵这些与外界联系的天窗被生理或病理性的原因一点点堵上，她就像被锁在小黑屋里，只听得见自己声音。这让我倍感心酸，毕竟我们也算是多年的邻居。

前几年，每年回家，路上遇见她，奶奶都能认出我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说话得激动了，手还会一抖一抖比划着。而今年，她已经完全忘记了我，说出的话也没有了起伏的语气，平平的，每个字都拖着音节。

得知我和她的孙子在同一座城市后，她终于激动起来，连忙问：“你有没有看见过他啊。他现在已经上班了，拿钱了，你拿没拿钱啊？”“我还在读书呢。”“哦，他已经拿钱了，学校分配的工作！”她略带炫耀的口吻说着。这是老一辈常有的习惯，我不以为意。

“就是他过年都没回来，有两三年了。说是怕回来之后找他要钱。我说这怎么能呢，我们再怎么也不会找他要钱！你之前没见过他吗，你们在一个城市应该能见到的。你没事可以去看看他，他是我孙子，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。”我没想到她竟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想应一声，却又把话报了回去——我和他并不熟啊！

这时，路过的大婶插话道：“大城市里几百万人呢，你都不知道你孙子单位，他又怎么可能见到你孙子？”奶奶没睬她，继续拉着我说：“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，也算是家里人了，你小时候肯定见过他。没事就去看看他！”大婶摇摇头，给我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后走开了。

我急着回家，便应道：“等我有时间，肯定找他玩。”奶奶见我要走了，微张着嘴，想扯出一个热烈的微笑。那几颗牙一下子跃入眼前，我忽然觉得它们好像是稻草人，两两不相接，中间漏着风，在田野上孤独地守望着雀鸟也销声匿迹的岁月。

我理解奶奶，她是太寂寞了。

虽然每天都迈着小小的步子，蹒跚地挪动身子出去透气，但太少有人会停下来听她说些什么。盼着长大的孙子扎根异地，不再回来，而子女每天又要上班，晚上回来筋疲力尽也无心陪伴她。于是，她看见人就想诉说，小区里的人大多都听过她说过，甚至被说得烦了。那几句翻来覆去的话，宛若收拢在她喉间的暮色，结束了一个个白天，扯痛了一个又一个夜晚。

而她反复念叨着让我去看看她的孙子，潜意识里或许也希望有人能够时常来看看她。否则，一个人散步，一个人生活，在安静得只剩下风轻轻刮动窗帘的声音的房间里，她默默坐着，等待着时间把又一个下午从她的身体里抽走。

正因为害怕孤独，所以她生怕自己的孙子也会孤独，于是把自己寂寞时的渴求加诸孙子身上。她没有拜托我时常去看看她，只希望我能去陪陪她的孙子。比起自己，她更希望孙子健康平安，无忧无虑。

回程时，望着小区，一时间有些感伤。不知道再一年时，她能不能记起我，会不会说着一样的话，也不知道，今年她的孙子会不会回来？我很想告诉他，他是一个与世界渐行渐远的老人最深刻、最执着也是最后的牵挂，并向他交付奶奶望向外面的眼神——空洞、涣散，又残留着微弱的希冀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职业为水利水电助理工程师)